

天婚

郭明孝 著

TIANHUN · TIANHUN · TIANHUN

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

CHUBAN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

GUO MINGXIAO ZHU





GUOMINGXIAOZHU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天婚

新登字(京)118号

书 名: 天 婚

著 者: 郭 明 孝

出版者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(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)
(邮政编码100034·电报挂号6550)

封 面: 解放军第二二〇七工厂

排印者: 北京丰台区丰华印刷厂

装订者: 河北三河工商局装订厂

发行者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开 本: 787×1092毫米 1/32

印 张: 6

插 图: 8

字 数: 118,000

版 次: 1993年4月第1版

印 次: 199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—3000

书 号: ISBN 7-5033-0391-3/I·445

定 价: 3.70元(膜)

(如有印刷、装订差错,可向本社调换)

序

陈永柱

郭明孝同志的这部小说，取材于大理白族民间传说和神话。

大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。公元七世纪以前，云南洱海一带有六诏。其中蒙舍诏在六诏中地理位置最靠南，所以又称南诏。南诏最强盛，后来在唐朝支持下统一了六诏，故统称南诏，统治范围包括了今云南全省。南诏自唐贞观二十三年到唐昭宗天复二年，大约二百五十年，世袭延传了十三个国王。南诏首府大约一百六十年是在大理，其后的大理国首府也在大理。直到蒙古忽必烈征云南，在五百多年中，大理一直是首府。

南诏的“诏”，是“王”的意思，和傣族语言中的“召”是一样的意思。近年有些学者考证，“诏”在白族语中也有“地方”、“国”的意思。《辞海》将“南诏”释为“古国名”。南诏国、大理国都通用汉文，很重视吸收汉族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，其国王屡受唐宋皇帝册封。

大理有很多古迹。神话、民间传说十分丰富，特别是关

于南诏的传说很多，差不多每个上年纪的人都可以讲几个有关南诏的传说故事。文字记载也很多。可以说，大理有丰富的文艺创作资源。

《天婚》是一个爱情故事，在大理流传很广，又叫“轱角庄的故事”。《南诏野史》中《南诏古迹》一章，在《轱角庄》的条目下有这样一段文字：

大理府城南二十里。南诏蒙阁逻凤有女，欲为择配，女曰：择配非天婚也，我欲倒坐牛背，任牛所之，不问贫富贵贱，牛入之家则嫁之。凤勉从其请，至一委巷，牛侧其角而入，见一老媪，问媪有子否？曰有一子，往樵矣。女即拜媪为姑，嫁其子，令报凤。凤大怒，绝女。一日，婿问女曰：首饰是何物所制？女曰：金也。婿曰：吾樵处是物甚多。顷之，载归，果金也。女遂恳请宴凤，凤使人难之曰：汝能作金桥银路，吾当来汝。女遂作以迎凤，凤叹曰：信天婚也。遂名其地曰轱角庄，言牛入隘巷，角如轱轳转也。

《白古通浅述》记载得比较详细，全文如下：

主有一女，既长成，欲嫁之。女不愿，主与妃责之。女曰：若欲我嫁，必须倒骑牛背，任牛所往，入于谁家，即嫁之。父母随之。以牛与女倒骑。行至一村，牛转角入于茅屋，有一寡妇在家。奴婢侍女者众，媿惧而避之。主女使人召而问之曰：汝

有子否？嫫曰：我有一子，往山烧炭矣。主女曰：有子妇否？嫫曰：未也。主女曰：吾父王欲我嫁与王侯。我誓不愿。今我倒骑牛背入汝家。夙世姻缘，汝勿疑惑，汝即吾姑也。方拜姑毕，其子负炭至，见主女随侍者众，亦惧而避之。主女使人召之，告以愿嫁之言，贫子且惊且喜，如在梦中相会。乃自忆其夙昔何幸，值此良缘，时运来矣。乃沐浴，衣主女所赐之衣，食主女所赐之珍馐，如为客然。一日贫子问主女：汝之首饰何物所造？主女曰：此黄金也。贫子喜曰：吾闻黄金为贵，原来如此，吾不久贫，时运到矣。乃舞蹈于主女前。主女曰：昔何忧惭，今何喜悦？贫子告曰：我烧炭处向因地震，震倒一塔，所砌之砖，皆此金也。主女亦喜。令多人随夫搬运，果良金也。搬之满屋无堆积处。乃卖黄金，起立高楼大厦，置买田庄牛羊，遂巨富。夫妇相议而请父王。父以女嫁贫子为耻，叱之。主女告父王曰：女昔只怨命穷，嫁与贫子。今日可矣！愿父母驾临寒舍蓬荜生辉。父王曰：若欲请父母，以金为桥，以银砌路，方许来也。女与婿议，请匠以金架桥，以银砌路，复请父王至家。王见屋闾财丰溢，叹曰：古今云，姻缘姻缘，事非偶然。诚是爱其婿女，同享富贵。

原始材料，故事不完整。公主为什么不同意父王择婚？为什么誓不愿嫁与王侯？为什么要采取“倒骑牛背，任牛所之”的择婚方式？南诏王为什么会同意女儿采取这种荒唐的

择婚方式？过后为什么又不承认这婚姻？这些“空白”也许是创作的难处。“轱角庄”和“望夫云”、“蝴蝶泉”被称作白族关于爱情的“三大民间传说”。“望夫云”、“蝴蝶泉”的文学作品比较多，有长诗又有剧本，而至今不见以“轱角庄”为题材的作品问世。郭明孝同志认为，正因为“轱角庄”有许多空白，可以给作家宽阔的想象空间。关于公主倒骑牛背，任牛把她驮到谁家就嫁给谁，情节是多么美妙、多么动人啊！他早就有写轱角庄的念头。他在大理居住过十九年，工作调离后，又曾多次故地重游。他常说大理是他第二故乡。他的夫人是大理姑娘。苍山上长眠着他的战友和亲人。他熟悉大理的山山水水，他热爱苍山洱海和大理人民。他常常流露出对大理的眷恋之情。为了写“轱角庄”，1987年他专程到大理、洱源住了一段时间，听许多老人讲故事、唱调子，录了音请人翻译，参加了绕三灵、佛庙开光等活动；查阅了《备征志》、《滇系》、《南诏野史》、《大理县志稿》等史料。他还爬上苍山之巅，在上面住了两宿，游览了洗马塘，登上了玉局峰绝顶——那奇异的“望夫云”出没的记方。发表在《中国作家》上的散文《苍山之巅》，真实地记录了苍山上令人神往的自然风光和他此行的感受。他本想写电视剧，后来了解到拍电视不易，才改变初衷，写了这部小说。

“轱角庄”能在白族地区千古流传，受到白族人民的喜爱，首先是因为这故事美，富有情趣。从内容上分析，它反映了人民的一种美好愿望和理想，就是说从普通黎民百姓到王公贵族完全平等，有同样的机会。公主提出“任牛所之”的主张，打破了门第观念，把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，说明她

认识到了贵族子弟低劣的一面，平民百姓中优秀的一面。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，劳动人民地位低下，以平等待我就成了人民的一种愿望和理想。于是，在“天婚”背后透露出这种真切的“人意”，使故事的主题得到了升华。

《天婚》是一个爱情故事。但爱情故事不过是一位导游，它把读者带到大理这块神奇美妙的土地，让我们饱览苍山洱海地区美丽的自然景色，向我们娓娓介绍白族人民的历史文化和民风民俗。小说中一些奇异甚至荒诞的情节，都不是作者信口开河，而是有根有据的，可以算作一种历史文化。现代杰出的文学家、历史学家郭沫若说过：“民间文艺给历史学家提供了最正确的社会史料。过去的读书人只读了一部二十四史，只读一些官家或准官家的史料。但我们知道民间文艺才是研究历史的最真实最可贵的第一手材料。”传说和神话，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宝库。了解一个民族的传说和神话，可以更深一步地了解这个民族，更爱这个民族。有着悠久文化的勤劳勇敢、好客多礼的白族人民，理应受到世人的瞩目与尊重。被誉为“东方日内瓦”的洱海地区，是理想的旅游疗养胜地。近年来到大理考察、旅游、做生意的人逐渐增多。《天婚》这部作品，对于关心大理、想了解大理的人不无裨益。

值《天婚》出版之际，作为作者的一个战友，作为白族人民的儿子，我很乐意地写了以上这些话，是为序。

目 录

序	陈永柱(1)
第 一 章	阿竹逃难.....(1)
第 二 章	无语和尚.....(6)
第 三 章	无语和尚的土锅.....(18)
第 四 章	雨铜观音.....(29)
第 五 章	两盆素兴花.....(35)
第 六 章	画龙点睛.....(45)
第 七 章	开光盛典.....(56)
第 八 章	惩罚和感谢.....(67)
第 九 章	弃杖草.....(87)
第 十 章	一把钥匙.....(98)
第十一章	姑奶奶老尼.....(107)
第十二章	牵牛花的梦.....(116)
第十三章	牛为媒.....(123)
第十四章	天作之合.....(139)
第十五章	竹米.....(148)
第十六章	金银之路.....(158)
第十七章	红花绿草之谜.....(170)

第一章 阿竹逃难

火辣辣的太阳当顶，山路上石沙好像被烤焦了似的，满山坡浅浅的茅草干渴得快枯萎了，蔫蔫地耷拉着叶子。一个妇女在白崖山的小路上踉跄爬行。她背上的背篓里有一个一岁多的男孩儿。山很陡。满山是白石头，只长一些稀疏的矮矮的茅草，像谢顶的老人的头发。没有树。她想到有树荫的地方才休息，吃力地缓缓地挪动着双腿，终于看见前面山嘴上有一棵弯腰松树。松树好像是她的希望，是她的奋斗目标，她忽然来了精神，竟一口气登到那松树下。松枝为她遮住了骄阳，而且山嘴处还有一丝凉风。她蹲下来，把背篓放在地上，一只手从背后扶着背篓不让翻倒，一只手弄脱掉额头上的背带，转过身去，双手把背篓放平稳。

“让妈妈瞧瞧我的阿竹！哦哦！乖！喝口水吧！”她把孩子从背篓中抱出来，放在地上。又从背篓中取出一个装水的竹筒。

“水！水！”孩子舌头舔着嘴唇说。

她从竹篓中摸出一只用杜鹃根铤的木碗，把装水的竹筒夹在腋下，拔掉塞子，倒了半碗水，喂她的孩子。孩子喝了几口水，舞动着小手对她笑。她摸一摸孩子的额头，凉生生的。好，没有病就好。她自己把剩下的水喝了，又倒一碗喝了，一股清爽的感觉沁人心脾。她盖好竹筒，把孩子放在地上，自己靠着山坡，半卧半坐，伸开腿歇息。本来想稍微休息一下接着赶路，可是一坐下来，感到特别疲乏，浑身的骨头缝又酸又痛，便不想站起来。再歇一会儿，等身上这一阵难受过去。她微闭双眼假寐，不知怎么就睡着了。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她听见有人说话，便猛然醒了，猛然坐起，警觉地疑惑地看着身边的不速之客。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妈，正逗着儿子说话。小路上放着她的背篓的地方又多出一个背篓。

“你的孩子真好玩儿！”大妈手拉着孩子的胳膊，看着她说。“我听你睡梦中难受，你病了吧？看脸色多么黄，嘴唇都烧出泡了。病了几天了？……冷不？……唉呀！一阵冷一阵热的，你是中了瘴气了！你从哪里来？”

她又警觉起来，含含糊糊用手往南方指了一下。

“你是从打仗的地方逃来的吧？又病，又带一个孩子，真够可怜的。跟我走吧，我是大理坝子的，不少躲兵灾的人都逃到大理。你的伴儿呢？还是只有你们娘儿俩？”

“不不，很多人呢。他们都朝前走了，我病，走不动，落后了。”

“我们寨子前边的无为寺，有一个和尚，看病最灵，简直是个活神仙，我领你去看看病。你这病，除了他难得医好

呢。”

这大妈自我介绍：她的儿子在外边打仗，她是到蒙舍险^①打猎将军庙求骆罗神保佑她的儿子的。那是庇护军中将士的神。

她们结伴走了，向着山顶攀登。

这妇女，史书上没有记下她的姓名。儿子叫阿竹，大家就以“阿竹妈”来称呼她。她有一肚子不能对人诉说的冤情。半年前，她的家乡一场暴雨过后，村寨前那条濮江涨水，平常碧蓝平和的江水，变得浑黄泥浊，卷着漩涡，鼓着浪，发狂似地奔腾着。江上漂来很多木头、竹子、死牲畜，还发现一个人的尸体。年轻人手拿长竿，在岸上追，想把那受难者捞上来，结果没有追上。有一根濮竹，被冲到她的大门前，在岸边漂着，旋转着。她看那竹子，好像留恋这村寨似的，不肯离去。忽然听到竹子里边有个小孩儿的哭声，她的心噔噔急跳，便顺手拿一根晾衣竿，绑上插火的铁钩，把竹子钩上岸。

那是一节濮竹，古书上说：“永昌有濮竹，围二尺余。”又说：“其竹节相去一丈，名曰濮竹。”她用砍柴刀小心地破开竹子，里边果然有一个小男孩儿，光着身子，闭着眼睛，张着小嘴哇哇哭叫，两只小手抓挠着，似乎在寻找母亲的奶头。两只胖脚不住地蹭着。这女人又惊又喜，因为她早就想要一个小孩儿，于是把小孩子抱回家，并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阿竹。

这事情轰动了全寨子，接着四面八方远近村寨都知道

^① 险，相当于州。

了，像“赶街子”^①一样，天天有不少人来看阿竹。街谈巷议，众说纷纭，都猜不透这孩子的来历。关于孩子的年纪，有人说这孩子至少有一岁了，你看这身子好大哟！有人说最多半岁，你看他眼睛长得多聪明，可是还不会走路不会说话。阿竹妈喜悦地接待着客人，接受着客人的祝福。她养着一只奶羊。羊奶加上大米粥，把阿竹养得很好，孩子从来没病过。

这样过了半年。有一个夜间，村子里一阵狗叫，扑通一声，有人跳进阿竹妈那低矮的墙院里。为人不做亏心事，半夜叫门心不惊。阿竹妈听见响声并不惊慌，走出屋门来看。原来跳墙过来的是她娘家亲哥哥。

“哥，这么晚，有哪样要紧事？”

“进屋去说。”哥神秘地悄声说，向她摇摇手，制止她说话。

进到屋里，哥不坐，看一眼地铺上正睡着的阿竹，慌慌忙忙地说：“听咱波玺叔说，明儿节度使要派人来抓阿竹。你赶快抱他逃命吧！”

阿竹妈慌了：“抓阿竹？他这么小，抓去做哪样？”

“做哪样？要杀他。”

阿竹妈吓得一抖，牙齿也打起颤来：“为、为什么？他这么小，犯了什么王法？”

“听说是这样：大唐的天师，夜间看什么星星，说是咱这一带降生了个孩子，长大会成为皇帝。大唐皇帝叫南诏派人查访，凡半年前×月×日出生的孩子，有什么异常的地方，

^① 赶街子，犹如其它地方赶集，赶场，赶庙会。

都要抓起来杀掉。阿竹的生辰又说不清楚，他的来历又那样轰动了大半个脸。你想他们会放过阿竹吗？”

阿竹妈浑身像筛糠一样抖起来，慌得没一点主意。“跑，跑得脱吗？他们追，咋个办？”她前言不搭后语地说。

哥说：“越磨蹭越不好办！”哥帮她往背篓里塞了些东西，抱起熟睡的阿竹，塞进背篓。“背起走吧！向东，去矣和脸，那里正打仗，逃难的人多。你同逃难的人混到一起，再看逃到什么地方吧。这里我来安排。前几天咱村阿二婶和她的小孩儿，双双中了瘴气死了，刚埋。我把她母子的尸体偷了来。等你们走了，我把尸体弄到房子里，点上一把火把房子烧了。等人救灭了火，以为你和阿竹烧死了呢。”

阿哥举起背篓，帮她背在背上，连推带搯地把她送出大门。阿竹那孩子头靠竹篓弯曲着身子似坐似躺，竟没有醒。

“你们会躲过这场灾难的。这孩子福大命大，这么折腾，他都没有醒，没有哭。”

满天星斗。没有风。树木、村庄都熟睡着。濮江静静地流动。她回头看一眼自己的房屋，门口有哥哥弯着腰的身影闪了一下。出了村，走在田埂上，她回头看一眼自己的村庄，村庄一片黑影，默默地向她告别。大约村子里的狗太熟悉她和阿竹了，都不叫。她感到走了很远，才听到自己村庄的狗叫。先是一只狗汪汪叫了几声，接着所有的狗一齐叫起来。她再回头看，村子上空一片红光，她的房子着火了。

第二章 无语和尚

她们艰难地爬着白崖山，那大妈问了一些阿竹妈的病情。她们终于爬到了山顶。

“你看，那边就是点苍山，看见了吧？”大妈抬了抬下巴说。

两个妇女在山和天的连接处站下来喘气。这里有凉爽的轻风，吹拂着她们的头发。

阿竹妈抬头看，前面都是山，不知道大妈说的点苍山在哪儿，也不知点苍山有什么特殊的含义。

看阿竹妈有些迷惘，大妈又补充说：“大理坝子就在点苍山下。会治病的无语和尚就在点苍山下。点苍山是圣山，是咱南诏的中岳。你看，它和别的山不一样。”

阿竹妈的目光往前寻找着，她终于发现在群山的缝隙中有一座与众不同的山。其它的山露着红土、黄土、白石，青绿的树木也很清楚。那山却像晴空的蓝色，夕阳从背后射来，一层朦朦胧胧的雾气把山笼罩着。其它的山，白云在山顶上飘过，云是没有根的。那山上的白云是有根的，像是从山肚子里冒出来的，像是山生出来的。她不由地对那山产生了神秘的崇敬之情。那山下的大理坝子会是什么样子？迎接她母

子的将是什么命运？她没有卸下背篓便跪到地上，向着点苍山顶礼膜拜：

“求山神保佑！保佑我母子平安！”

“好啦，起来吧！你没听说过吗？大理三百六十寺，寺寺夜伴金钟鸣。明儿，有你跪的叩的呢！”大妈突然恶声厉气地说：“我们大理是佛祖圣地，不容瘴气魔鬼进去，你这个瘴气魔鬼，还不快快回头？”大妈折了一枝松枝，往阿竹妈身上抽打了几下。又换成和气的语气对阿竹妈说：“你快往山下走，我把你身上的瘴气魔鬼赶走！”她又恶声呐喊道：

“瘴气鬼，还不快快滚回去！”她在阿竹妈身上抽打几下，挥舞着松枝作拦截、驱赶的样子，把背篓里的阿竹吓得满脸惊恐疑惑。

下山省力多了。只走了十几步，阿竹妈再抬头望，已不见点苍山的身影，前面的山把它遮挡住了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小路伴随着一条小河向前延伸，流水叮咚，像三弦弹出的如泣如怨的曲子。河边长着一些青葱的灌木和低矮的柳树。太阳被西山遮去，小路被山阴覆盖着。阿竹在妈妈的背上像唱歌一样咿咿呀呀哼着。阿竹妈忘了病痛，跟随着大妈急急赶路。

她们走出了狭窄的山箐，来到坝子头一个村庄的时候，正是鸦雀归窠农民赶着水牛归家的时候。她们到第一家大门前借宿。南诏人民笃信佛教，乐善好施，都把与人方便、与人解除困难看做是敬佛的行为。而且大理坝子田地肥沃，有洱海及九曲十八溪灌溉，从来未发生过旱涝灾荒。人民生活富裕，有施舍的物质基础。加上同行的那个大妈口齿伶俐，很会讨主人的喜欢。所以她们很容易觅到了住处，得到了和

主人家同样的一顿晚饭。阿竹妈自己也省了很多不习惯的害羞的求讨的言语。

阿竹妈太疲累，阿竹还坐在身边呀呀诉说什么，她就一头栽到枕头上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，主人又招待她们喝了烤茶，吃了烧饵块，她们又上路了。

越往前走，坝子越宽。到一个山脚转弯处，阿竹妈又看见点苍山了。太阳刚刚升起，苍山庞大的躯体沐浴在朝阳的霞光里，完全没有昨天那种朦朦胧胧的神秘感。每一个山包、山箐，墨绿的树林，碧青色的草坡，都看得清楚。但是她仍然感到那山十分雄伟挺拔。山顶插入云中，那凝集着的一团一团的云，好像是山的帽子。云下的山崖上也有一片一片白色。“那是什么？云下边，那山好白呀！”阿竹妈惊奇地问。

“那是雪！苍山终年积雪不化。”大妈说。

阿竹妈更睁大眼睛瞧那雪峰。她听说过雪，可是快三十岁了，从来没见过雪。她们濮江边的村庄是从来不下雪不结冰的。

后来她看到坝子右首有一带蓝莹莹的湖水，水面闪着神秘的光。有很多船只，远瞧只是一动也不动的小黑点。大妈说那是洱海。苍山洱海之间有一片碧绿的坝子。村庄和城廓隐约可见。阿竹妈感到那是一个好地方，会有一个好的前景等着她和阿竹的。

中午，她们到了一个村镇，大妈说：“这是龙尾关！”大妈买了三碗凉米线，加上阿竹，一个人吃一碗，继续赶路。从龙尾关往北，青石板铺的五尺驿道很好走。驿道左边时不时有一股清清的河水从山箐中流出来。大妈向她介绍：“苍山